

後漢書集解

序

范蔚宗氏後漢書拔起眾家之後獨至今存其裒尙學術表章節義既不蹈前人所譏班馬之失至於比類精審屬詞麗密極才人之能事雖文體不免隨時而學識幾於邁古矣司馬續志經劉氏注補自今觀之其禮儀祭祀分部不明光武卽位祝文已載帝紀而文內竄入誅赤眉青犢後事祭祀宗廟誤以元成哀平四帝三世代四親廟與范書紀傳不合乃其巨失昔人言八志因范書幸存蓋微詞也唐章懷注成於眾手皆以爲美猶有憾國朝惠棟全書補注刊見粵海堂叢書中無人爲之合併余服膺此書有年於遺文奧義覆加推闡惠氏外廣徵古說請益同人所得倍夥爰取而刊行之因念是書章懷注後歷千年而惠氏爲補注更二百年而余爲集解纂述之事何其遼哉而余以衰年又值流離奔走之

際孤心獨力未一輟業絲歷數載黽勉有成未始非是書之幸也
琴川毛氏汲古閣序云刊范史時適當崇禎順治之際今余再刊
又丁國變倘亦有運數存其間邠烏虜晞已乙卯仲秋月朔長沙
王先謙撰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解
解
解
解

壘
壘
壘
壘

解
解
解
解

後漢書集解述略

范氏撰後漢書原定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合為百篇

本史通蓋正史篇

取與班氏前漢書相應其敘例論贊始均別行

范獄中書云紀傳例為舉其大

略劉昭補志序云范敘例所論備精與奪章懷注光武紀安紀

並曾引范敘例之文自應別有傳述隋志別有范氏後漢讚論

四卷唐志作論贊五卷宋志始不著錄當由已無單行本紀傳先成十志未及徧作久遂全

佚章懷注帝后紀十皇女下云沈約謝儼傳范所撰十志一皆

託儼撰垂畢遇范敗悉蠟以覆車不復得按此所引沈約

儼傳宋書不載今無可考但范有百官志已見帝后紀有禮樂

志輿服志見東平王蒼傳有五行志天文志見蔡邕傳又南齊

書文學傳檀超掌史職議立十志百官依范暉合州郡是范志

齊時尚有存者超目見能舉其例至梁乃全佚恐蠟以覆車之

說特指餘志未成者也序例疑亦未備劉昭補志序寢至並亡范傳載范

大而思精也

書云吾狂釁覆滅豈復可言汝等皆當以罪人棄

之然平生行已在懷猶應可尋至於能不意中所
解汝等或不悉知吾少懶學問晚成人年三十許政始有向耳
自爾以來轉為心化推老將至者亦當未已也往往有微解言

乃不能自盡爲性不尋注書心氣惡小苦思便憤悶口機又不
調利以此無談功至於所通解處皆自得之於留懷耳文章轉
進但才思少難所以每於操筆其所成篇殆無全稱者常恥作
文士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雖時有
能者大較多不免此累政可類工巧圖績竟無得也常謂情志
所託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
意則其詞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干
條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謂頗識其數嘗爲人言多不能賞意或
異故也性別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
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言之皆有實證非爲空談年
少中謝莊最重其分筆差易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方
特能濟難適輕重所稟之分猶當未盡但多公家之言少於事
外遠致以此爲恨亦由無意於文名故也本未關史書政恆覺
其不可解耳既造後漢轉得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
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辨後贊於理近
無所得唯志可推耳博瞻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
皆有精意深旨既有味故約其詞句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
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
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徧作諸志前漢所有
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
以正一代得失意復未果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
奇變不窮同含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
者紀傳例爲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
此也恐世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吾於音

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為可恨然至於一絕處亦復何異邪其中體趣言之不盡弦外之意虛響之音不知所從而來雖少許處而旨態無極亦嘗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毫似者此永不傳矣吾書雖小小有意筆勢不快餘竟不成就每愧此名案此書官本錄附全書之後題曰自序依南史省去吾論摩狂覺覆滅至汝等或不悉知四十三字循吏傳注係摘錄

太史別據見解往往突過蘭臺贊體用詩以代序述亦馬班之

遺範殆自劉昭作注早合紀傳並行

論贊至隋唐尚有單行本則初原別行自屬可據然

謂宋志始無單行之著錄疑合紀傳始於宋則章懷注已先合之矣謂即始於唐則蕭子顯南齊書論後著贊史通謂即依范書誤本是梁世又已先合之矣惟謂合自劉昭集注本者最為近之第范見刑時書未大成以贊

繼論原未必范意如此

唐志論贊五卷隋志原作讚論四卷卷數出入雖不可曉但論贊必係各為卷

故贊亦可置論前也且某論某贊先亦必各有小題乃可單行而紀傳之合數人為一卷者卷仍止一贊論則隨人而立或有或無勢不能論與贊共一題尤非各為卷不能編次自小題為合者所省遂全失真面否則既可別行者即可附於書後另為

卷矣

而晁公武陳振孫洪邁輒援史通所指摘一二事過相菲薄

雖范之夸詡有同空穴來風而劉知幾徧訶前人即馬班亦嘗

警備至何有於范顧所指如創爲皇后紀及傳王喬左慈詭譎
事何焯已明其不足爲累矧呂后有紀昉自馬班本陳浩官本
考證校語

華嶠著後漢書且以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傳以繼末編

爲非其義特易爲皇后紀以次帝紀本晉書
華嶠傳則范之后紀固因

而非創柏翳石槨史記秦紀書之圯上授書穀城化石前書張

良傳仍載之王左詭譎雖多既已進之方術尙安足疵范獄中

書沈約已云自序並實劉昭首爲范書作注亦云良跨眾氏知

幾雖嘗短范然仍極稱其長曰簡而且周疏而不漏論早定矣

翟公巽作東漢通史偶議范書冗漏王應麟歎曰史裁如范千

古能有幾人公巽何物妄加譏貶耶然則晁陳洪之於范拾史

通牙後慧以人廢言並力詆贊辭謂爲佻巧失史家之體而忘

改述呼贊范實同班其說亦著於史通蕭選輯文於史論史述

贊班范並取體豈有異蜉蚍撼樹亦與公巽同為不自量也

後漢著述在范前者自東觀漢記以下無慮數十家

東觀漢記其始班固

陳宗尹敏孟異作世祖本紀及光武時功臣列傳劉珍李尤作建武以後至永初間紀傳伏無忌黃景作諸王王子功臣恩澤

侯表南單于西羌傳地理志邊韶崔實朱穆曹壽作皇后外戚儒林傳實壽又與延篤雜作百官表及順帝功臣傳共成一百

十四篇其後馬日磾蔡邕楊彪盧植著作東觀又就紀傳之可成者接續之詳見史通隋志載一百四十三卷專家之作則謝

承後漢書一百三十卷薛瑩後漢記一百卷司馬彪續漢書八十三卷華嶠後漢書九十七卷謝沈後漢書一百二十二卷張

瑩後漢南記五十五卷袁山松後漢書一百卷袁宏後漢紀三十卷張璠後漢紀三十卷袁暉獻帝春秋十卷劉芳

靈獻二帝紀六卷樂資山陽公載記十卷王粲漢末英雄記十卷侯瑾漢皇德記三十卷及漢獻帝起居注五卷均見隋志又

劉義慶後漢書五十八卷孔衍後漢尚書六卷後漢春秋六卷張温後漢尚書十四卷見新舊唐志

觀記為本書見明八又廣集學徒窮覽舊籍刪煩補略取資實

宏然進退眾家以成一家之言筆削所關談何容易王鳴盛推

詳書法類次信其悉合班書則整理之間彌見良工心苦乃孔

歐孟章宗源以皇后作紀及紀傳論序偶取華嶠之言遂謂范
 書全本華書趙翼亦謂後漢成書既多范氏采擇自易斯不然
 矣史通嘗謂言漢中興史者唯范袁二家袁紀出范之前且抑
 居范後觀袁紀自序謂眾漢書煩穢雜亂多不次敘華書即在
 袁指斥之中范獄中書且欲凌班豈復措意華氏華書遭晉東
 徙又三唯存一少可依據三譜十典范氏未倣其例亦未沿其
 名而曰全本華書可云孟浪昔班造前漢太半據龍門成書而
 潛精積思猶至二十餘年始就范時舊籍唐志多存而章懷注
 中識其所因於華氏者亦僅寥寥六事不關紀傳正文劉趙淳
于江劉

周趙傳序袁安傳論桓馮傳論猶失之於馮衍以上中興二十
 八將論首七句肅宗紀論首二句章懷皆著為華嶠之辭又班
 固傳論然亦身陷大戮以上則著為
 略華嶠之辭蓋實以嶠辭未善改之雖晚末有陳志可資視班

之因於史記者抑又甚艱皇云易乎荀董以下十傳及東夷烏
桓鮮卑傳多因三國志

范書隋志載九十七卷新舊唐志則云九十二卷宋志則云九十卷以十紀八十列傳篇各爲卷計之惟宋志卷數與今本合隋唐志所載或多七卷或多五卷當由就紀傳之繇重者分出子卷隋所分者唐又間取而合之是以卷數不同實則此書歷代相承紀傳具在並無亡佚也前爲范書作注者劉昭而外尙有吳均劉熙二家均有齊春秋三十卷遞見隋唐志而後漢書注九十卷見梁書文學傳隋志已不著錄必由早亡熙有孟子注七卷亦遞見隋唐志而范注一百二十二卷惟新唐志載之宋志復不著錄則亦晚出旋佚其得失舉無可考至昭所爲范後漢書注劉知幾有吐核棄滓之譏知其采輯眾漢異同略如裴松之之注三國志昭旣爲范書作注病其無志復取司馬彪續漢書八志注而補之其自序甚詳可爲明證全序已刻入續志集解中溯梁書昭

傳昭集注范後漢書本一百八十卷隋志則云一百二十五卷
新舊唐志則惟存補注五十八卷宋志則惟存補注後漢志三
十卷似其注至隋已稍殘闕至唐遂無幾存知幾雖猶及見其
書亦未必果睹其全矣第唐時功令習後漢書者並昭所注志
爲一史見通志
選舉略故續志注三十卷得以保存至宋不廢耳章宗
源乃謂唐志所載之五十八卷既稱補注疑專指馬彪志注又
謂新唐志所載之劉熙范注一百二十二卷亦劉昭之誤以唐
志范書本九十二卷合以續志三十卷適成一百二十二卷也

此無論昭之注范梁書隋志所載分卷皆有不符且續志僅八
篇昭猶分卷三十豈范書紀傳爲篇九十而僅分多二卷抑唐
志范書卷數已不同隋豈梁人著書反能默合唐志卷數至疑
補注爲專指補志則尤失審詳史通補注之名稱本謂掇眾史

之異辭補前書之所闕若裴松之三國志陸澄劉昭兩漢書劉
彤晉紀劉孝標世說之類又云劉昭采范所捐以爲補注是昭
所爲後漢書注本通稱補注後世惟見昭續志注不見昭范書
注故疑或有別也宗源世推好學而亦有此誤說何耶

以續志補范昉自劉昭昭之後漢書注固已合志於紀傳矣昭

序有云迺借舊志注以補之然此自劉氏一家之學范書原本則

仍止紀十卷傳八十卷未嘗闌入續志也章懷爲范作注自係
據范原本間引續志之說必別之曰續漢志又析范書九十卷
爲一百卷以展成數明見唐志新舊志同皆爲無志之證宋志不數

章懷分出之卷故仍題九十卷推攷太宗淳化五年初刻本及
眞宗景德二年校定本猶無續志也及眞宗乾興元年孫奭誤
以續志三十卷爲昭自作以述范者始奏請合刻補闕國子監

奉牒依奏施行

牒云中書門下牒國子監翰林侍講學士尚書

忝膺朝命獲厠近班思有補於化文輒干塵於睿覽竊以先王

典訓在述作以惟明歷代憲章微簡策而何見鋪觀載籍博攷

前聞制禮作樂之功世存沿襲天文地理之說率有異同馬遷

八書於焉咸在班固十志得以備詳光武嗣西漢而興范曄繼

東觀之作成當世之茂典列三史以並行克由聖朝刊布天下

雖紀傳之類與遷固以皆同書志之間在簡編而或闕臣竊見

劉昭注補後漢志三十卷據此志蓋范曄作之於前劉昭

述之於後始因亡逸終遂補全綴其遺文申之奧義至於輿服

之品具載規程職官之宜各存制度儻加鉛槧仍俾雕鏤庶成

一家之書以備前史之闕伏况晉宋書等例各有志獨茲後漢

有所未全其後漢志三十卷欲望聖慈許令校勘雕印如允臣

所奏乞差臣與學官同共校勘兼乞差劉崇超都大管句伏候

敕旨牒奉敕宜令國子監依孫奭所奏施行牒至准敕故牒乾

興元年十一月十四日牒案此牒乾興監本刻列卷首奭謂范

作於前劉述於後雖誤以志為即昭所撰述尚知非范原著景
祐初余靖重校後漢亦云十志未成至梁劉昭補成之亦仍奭
說也自洪邁以下則直以八遂共成一百二十卷而後世必謂
志為范作劉注失之彌遠矣

范書原已析為一百卷章懷作注始復為九十卷宋志因而題

之不思范書志未成從無百卷之說惟章懷注本始有之安得

據宋志九十卷之題並沒在前之新舊唐志或又謂章懷注范
全本劉昭八志注用昭原文故仍昭名以爲識別甚且謂章懷
於紀傳則改昭注於八志注則不改者以注紀傳易注志難乃
避難而趨易不思昭之補注唐志所載已僅存五十八卷除去
志注三十卷屬於紀傳者僅矣章懷果何從全據之乎抑詳觀
章懷之注范不減於顏監之注班惜非一手所成

據新唐書與章懷共任爲

後漢注者有張大安劉訥言革希玄許叔牙成玄一史藏諸周寶寧等見章懷本傳又見張公謹岑長倩傳

不免有

踏駁漏略之處然多主故訓與昭補注之體既殊而所引據各
書率爲唐志所著錄亦何事借徑於昭惟皆誤以章懷所注後
漢書本有八志疑其既全取昭志之注必不能不並取昭紀傳
之注耳夫章懷果已合昭所注志於紀傳則唐時習後漢書者
自已兼習八志何又於選舉別申功令以後漢並劉昭所注志

爲一史宋時孫奭何又特請合刊不經之談所當深辨也

宋本後漢書景德以前既尚無志則後世疑無志者爲宋民間

俗本或不盡然自乾興改刊志復附入迄仁宗景祐元年余靖

又上言文字舛譌爰命王洙與靖偕赴崇文院讎對靖洙悉取

館閣諸本參校凡增五百一十二字損一百四十三字改正四

百一十一字見景祐二年九月中書門下牒文此文亦刻景祐刊誤本卷首官本已節錄及嘉祐七

年仁宗讀後漢書見墾田字皆作懇又詔劉攽等分手校正故

兩漢刊誤世傳三劉同作謂攽與兄敞及敞子奉世而東漢刊誤史乃專屬

之攽見宋史攽本傳高宗南遷至紹興末重刊監本蓋始以攽說附入

注文之後今原書久佚反賴監本存之官本已照轉刊而汲古

本原未有此集解以汲古本爲主故并攽說於解中孝宗淳熙

間吳仁傑又撰兩漢刊誤補遺今存十卷雖與宋志卷數適合

而言後漢書者僅得兩卷解中仍從采掇元胡三省注通鑑於章懷注時有引伸所取亦多通標曰通鑑胡注

官本考證最為精審集解全錄其官本文字有與汲古本異者

亦詳記之近儒致力於後漢書莫勤於惠棟所著後漢書補注

既已備載而侯康之後漢書補注續沈銘彝之後漢書注又補

均主羽翼惠氏有可采者亦應不遺他如陳景雲兩漢書舉正王鳴

盛十七史商榷錢大昕三史拾遺錢大昭兩漢書辨疑趙翼廿二史劄記洪

亮吉四史發伏沈欽韓兩漢書疏證周壽昌兩漢書注補正於後漢書博引旁徵

所見有同有異但經采取名著其名聞或意涉未安竊附已說

及出友朋商訂者並加識別以存其真

劉昭補注梁書本傳亦曰集注者謂專集後漢同異以為注也

史通譏其言盡非要事皆不急或未免過甚其辭然必隸事為